

聊齋藝術談

嵇胡鍾子安

無散仙視者每欲往拜中堂

劉幾二十年精滿屋

乃出米糶來窮飢者

此有賴以全其是古焉

其言云三所乃乃天授變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顯死已

又曰其說之世北味常之知保進禍以死者亦不

子孫新其六人連其八至使人恨不為子主焉其

○○唐娘

金大非中州有富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子而娘麗而賢遠

薄子涛

聊斋艺术谈

中国文联出版社

聊斋艺术谈 薄子涛 著

太原市文联丛书编辑部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太原市新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27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10355·950

定价: 1.20元

DC39/01

目 录

炉火语言熠熠人.....	(1)
洗心革面真奇人.....	(7)
笑自天来是真情.....	(12)
写转化掌握分寸.....	(20)
道是绿叶扶花红.....	(27)
写性痴丝丝入扣.....	(33)
运偶然迭起情节.....	(38)
避实击虚的范例.....	(47)
诗化的艺术形象.....	(62)
入胜处欲扬先抑.....	(69)
花面逢迎有寓言.....	(74)

写行动妙在传神·····	(80)
形象的复合统一·····	(87)
层层伏笔布疑云·····	(92)
双女相映笔难分·····	(99)
对比补充的奥秘·····	(108)
暗处藏神更鲜明·····	(112)
险恶场中任戏谑·····	(120)
仕途关窍反衬出·····	(128)
非常之性非常举·····	(133)
不屈不挠的形象·····	(139)
一波三折情有致·····	(146)
爱与疑推出悲剧·····	(152)
状至情于波澜中·····	(159)
奇情拓出奇情节·····	(166)
且议“貌如其人”说·····	(172)
逗趣谑语非闲笔·····	(177)
后记·····	(185)

炉火语言熠熠人

《青凤》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重要作品。

青凤从小失去父母，寄养于叔父处。尽管恪守封建礼教的叔父闺训很严，但也难以禁锢住她的炽热情感。在世事的颠覆动荡和复杂的爱情纠葛中，她和耿生赤诚相见、患难与共。作品表现了她反抗封建的婚姻制度，主张男女恋爱自由，追求人生幸福的思想倾向，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事。这篇小说“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情节夭矫多变、波澜起伏，故事情趣横生、引人入胜。女主人公青凤的形象塑造得真是光华熠熠、丰彩动人。应该说在作家笔下，这个短篇是描写青年男女之间坚贞爱情的成功之作。作品之所以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因素固然很多，但首先有赖于运用语言的成功。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高尔基称语言为“文学的第一要素”，是“创作的基本手段”。该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生动形象、鲜明感人，都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一定的社会意义。试想，作品如果缺乏一种艺术语言的能力和魅力，那么，作家要把他所描绘的生活变为色彩斑斓的图画，是不堪设想的。

这篇作品语言特色很明显。不论是青凤，还是耿生、胡父，他们的语言简练、鲜明和准确，不仅有声有色，具有个性化，而且以声传情，很富于动作性。其中有些对话场面，简直可以当作戏剧去看、去读。且看耿生初遇青凤一节的人物语言。青凤举家会宴时，耿生闻讯闯入。作品是这样开始了对话：

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来！”群惊奔匿。独叟出，叱问：“谁何人入闾闾？”生曰：“此我家闾闾，君占之。旨酒自饮，不一邀主人，毋乃太吝？”叟审睇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从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馔。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辈通家，座客无庸见避，还祈招饮。”

这里极写耿生的颠狂、豪放，同时也表现了胡叟的沉着矜持、老练审慎。“有个不速之客到了！”耿生一声笑着吆喝，便将胡叟一家吓得四散躲藏。耿生捷足先登的自得心理，和他说话时放荡不羁的神情状态，从这句话中反映了出来。而胡叟一家对这“生人”猝不及防的举动感到意外，并且刹那那人消迹散，这隐隐暗示了胡家的“异类”属性。停了一会，只有胡叟走出来，向耿生斥问，表示要教训一番不懂礼貌

的年轻人。耿生仍气壮地、得理地回答说是自己家的闺房，并诙谐地说：“有好酒自家偷着喝，也不邀请一下主人。这未免太吝啬了吧？”胡叟没有急于正面回答耿生的问题，操着手不慌不慢地“细细”地看了看他，说他不是“主人”。耿生这才退了一步，承任自己是宅主的侄子。耿生句句进逼，而胡叟恢复平静以后，以“问”为进。这时的僵局，两边基本持平。当得知耿生是宅主的侄子时，又因自家是“寄人篱下”，就顺手推舟地给了耿生个“台阶”下，恭维两句：“久仰大名！久仰大名！”说这话时，胡叟一边作揖，一边呼唤家仆让重新换菜，又要请他入座，又是亲自斟酒敬他喝酒。而耿生之意不在酒，在于刚才离席避去的年少女郎。所以耿生对胡叟说“座客无庸见避，还祈招饮”，表示自己是“并不见外”。这里作品并没有相应地描绘二人的表情。动作性的叙述也极少，但是读者完全可以想见到他们各自的姿态神情。一个颠狂，一个庄重；一个自信，得意和毫无顾忌，一个拘谨、慌乱和小心翼翼。人物的个性鲜明，口吻逼真，闻其言如见其状。人物的动作、表情和心理被揭示得维妙维肖、真实感人。

鲁迅在《看书琐记》里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蒲松龄的小说语言，也具有这种功力。为了充分说明这个艺术手法，不妨再欣赏一下孝儿求救时青风和耿生的一段对话。因为孝儿家君遇难，只有求救耿生。但耿生对于胡叟阻挠自己和青风发展感情一事，耿耿于怀，表面上以“让青风来求”为借口，就拒绝了孝儿的乞求，作品接着写道：

生如青凤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则救之，违不之诺者。亦聊以报前横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虽获罪，乃家范应尔。”生曰：“诚然。但使人不能无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

这一段富有感情而有个性化的对话，情恳词切，委婉动人。青凤因耿生告以实情所引起的心情变化，通过几句对话，都表现出来了。这段极为凝练、准确的对话，委婉而富有情致。读者从中看到了青凤由惊到喜，由喜到笑，彼时彼境的音容神态，如见其人，倍感亲切。

具有真挚感情的个性化对话，往往寥寥数句，就能挖掘到人物的灵魂深处，托出一个活脱脱的人物形象来。这便是一例。

当然，还有一些人物对话，不一定都有着强烈的动作性。象耿生楼上初遇青凤时胡叟的一段话语，耿生再次楼下会青凤时二人的对话，……这些都是过多地用来交待情节、介绍人物的思想、心境，以及描写一些环境和背景等。这也是人物语言的一种作用，同样是不可少的。而一些作者往往只注意人物的语言要表达什么内容，忽视了当时当地人物的情状、姿势和心理变化。这就起不到塑造生动人物形象的作用。应该说，人物对话最根本的一点，则在于它是一种动作，不仅仅是人物外部形象的一些行为动作，更应包括人物内部精神的反映，如灵魂隐秘、神韵情态等。从这个角度讲，对话是人的各种动作的压缩和外延。本文所说的人物语言，根据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渲染环境的需要，恰到好处地把握和运用了人物语言的各种功能。

这篇作品的描述性语言，遣词用字很讲究简练，惜墨如金，但又不失之于简奥难懂，而是吸收民间语言，生动鲜明，很有表现力。如耿生钟情于青凤，篇中写道：“生谈竟而饮，瞻顾女郎，停睇不转。女觉之，辄俯其首。生隐蹑连钩，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耿生谈完了就喝酒，边饮边看青凤，而且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青凤发觉了，就害羞地低下了头。耿生继而在桌下搞不老实的动作，青凤慌忙收起脚来。耿生观察她的表情，却象没事儿一样。耿生热爱青凤，竟狂而不拘小节；而青凤碍着叔婶和兄长的面，亦有情于耿生，只是含而不露罢了。写得生动形象，其调情举动跃然纸上。在楼下第二次会面时，耿生与青凤“方持论间，叟掩入。女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胡父骂女速去，青凤才“低头急去”。胡父“掩入”，说明进门的声响之低，对侄女的“不规范”行为早存戒心，而他们二人都把精力高度地集中在“持论间”。这时青凤羞得无地自容，低着头，倚着床，手不停地拈着裙带，但一句话也不敢说。待胡父斥骂她并让她“滚开”时，才低着头急忙溜走。这里，胡叟的家教之严，青凤的羞惧之态，声情并茂地和盘托出。青凤对爱情既热烈，又胆怯，反映了她身上印有较深的封建烙印。有的地方只用寥寥数字，便能勾勒出一幅鲜明的形象。如描绘青凤的形象，是“弱态生娇、秋波流慧”八个字，这就把青凤瘦弱苗条的身段、顾盼多情的眼神以及从外部形象流露出的逗人喜爱的心里情态活画出来。再如状写胡叟以恶鬼恫吓耿生，而耿生狂而不畏的情景，只用了“灼灼然相与对视”七个字，就将耿生闪射着神彩而又瞪得圆溜溜的眼睛，逐渐靠近胡叟的眼睛相与对视的戏剧般的镜头，推

向了屏幕。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说：“语言好象大海，始终波动不停……不论是语言还是太阳，都不会停步不前的，一旦语言固定不变了，它的死期也到了。”《聊斋》的语言与前代和同时代的许多小说不同，它使用的虽是文言，但吸取了白话的许多长处。它既有白话的浅显、生动的特点，又有文言的简洁、传神的优点，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作品的语言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若多读几遍，就会觉得象咀嚼橄榄那样，很有点新鲜、韵味之感。如写耿生“视其异”的几个层次，先是老翁“走报生”，有人“止之，不听”。继而“竟拔蒿蓬，曲折而入”。然后“登楼”、“穿楼”，最后是“潜窥之”。笔笔推进，句句转折，字字递变，真是曲径探异、层次井然。写耿生密切注视青风动态：“更既深，灭烛欲寝，闻楼后发扃，辟之砰然。急起窥视，则扉半启。俄闻履声细碎，有烛光自房中出。视之，则青风也。骤见生，骇而却退，遽阖双扉。”其言辞明晰悦耳，绘声绘色，具有很强的美感。可以说，这也是《聊斋》之所以传之不朽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洗 心 革 面 真 奇 人

文学作品往往能激起读者的奇情异趣。蒲松龄的《陆判》，它所塑造的乐观旷达、诚以助人的冥间陆判的人物形象，就激起了笔者的这种思思感情。陆判，白昼是一个立于十王殿的木雕鬼塑，夜晚则是出没于朱生房间的常客。他成了文社书生朱尔旦的好友，夜夜跟朱生饮酒论文。当陆判发现朱生文思不进、天性笨拙时，就将他腹部割开，把肠胃清洗一番，又替他换了一颗“慧心”。当发现朱生“不艳于其妻”时，又将朱妻之首切落，换上了吴侍御之女的头。于是乎，朱生乡试夺魁，同社诸生刮目相看。朱妻则“长眉掩鬓，笑靥承颧，画中人也”。

读到这里，笔者不禁拍案惊叹：洗心革面真奇人也！人

奇，不仅奇在陆判夜出昼立、阴阳可通，而且还奇在他的特异的奇举上——开胸膛而理肠胃、去“媼皮”而易佳丽，刀斧所向、天然无缝。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愕然。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对于描写奇情异举、神鬼梦幻的传奇小说，就极为赞赏。把它评论为“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婉孌多丽，洵小说家之珍船也”（见《汤显祖集》第二册第1481页——1482页）。尔旦及其妻的奇遇升沉的种种情状，可谓“奇僻荒诞”之举，系现实生活所无有。而这些故事情节，使人可喜可愕、扣人心弦。这种以“奇僻荒诞”的艺术之笔，使情节曲折多致、形象动人，有力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将陆判那种慷慨豪爽，无私助人的美好品质有深度、有层次地表现出来了。本来，朱尔旦夜负左廊判官雕塑以应戏谑，这对陆判说来无疑是一种褻渎无礼的行为，但陆判毫不在意，表现了豁达大度的胸襟。在“背负”时朱生祝念陆判乘兴来饮，而陆判却真的践约而来，豪饮不拒。一旦了解朱生“作文不快”、“毛窍塞耳”，就暗记于心，在冥间“于千万心中”挑选其佳者一枚。这该需要多少精力，又该费出多少神思啊！朱生要求陆判为妻更换面目，陆判笑诺，说“容徐图之”。“过数日，半夜来叩关”。这里通过虚写的手法来展示陆判为人忠厚的品质。原来“三两日辄一来”，因为所嘱之事未就，“过数日”才半夜而来。这表明，陆判估计到所嘱之事难办，就提出“徐图之”。其四处奔波、多方物色，其寻觅之不易、心地之至诚，都有力地显示出来。从洗心革面两件事态中，把陆判为朋友不辞劳苦、言而有信的品格。从情节的推进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后来，“易首”

出就了意想中的问题时，朱生又求计于陆判。这次，陆判却通过意想不到的荒诞梦境，很好地解决了吴女失首的案件牵连。这就使得故事情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而深化了陆判的性格，突出了陆判的品质。这种采用“婉缦多丽”的情节描写，来达到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的艺术效果，确实是小说家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

对陆判这个奇人的描写，不仅状写其奇举奇情，而且连其相貌也是与众不同。作品写他“绿面赤须，貌尤狞恶”。文社诸生见他“赤髯生动，目炯炯如电”，一个个被吓得“茫乎无色，齿欲相击”。可见其貌不扬而且至于骇人的地步。如果按照当代一些作家的艺术习惯，人物肖像应是人物的外表和内心的结合和统一的反映。似乎违反了这个常规就被认为是背离了艺术固有的规律。然而，陆判的外部形象却与之相反。他的肖像同他的性格特征、内心世界很不协调，从其“狞恶”的外貌就很难“体现”出他美好的思想性格。其实事物并非如此。哲学的原理认为，现象在一般情况下，是事物本质的表现，但现象并不等于本质，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其错综复杂的差别和对立。蒲松龄没有把人物描写简单化、公式化，是以真实笔触，刻画了陆判这个形象是表里矛盾的形象，让人物美好的情操冲破绿面红发的外形，着力揭示人物形象不可抗拒的内在精神力量，使人物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富有立体感。那就是作者所说的“蛾皮裹妍骨”的典型形象。作品的实践正好表明，越是夸张陆判外部形象的可怕，越能反衬出他内心世界的可爱，因而他独特的外貌也就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有奇事方有奇人，有奇人方有奇事。奇文就是从“奇僻

荒诞”的奇人奇事中，通过巧妙的艺术表现手法，开掘出不寻常的激动人心的主题，写出那些“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的思想来。歌德说：“传奇就是作者按照自己的思想来处理世界的一种主观史诗。唯一的问题在于：他是否有什么思想，而其余的一切就会迎刃而解”（《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第422条）。因而，要考察这篇“可喜可愕”小说的思想意义，也就成为检验这个奇人形象的塑造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标尺了。

用美人头换代不佳的面目，乃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办法，意即只换形式不变内容。唐代寒山《诗三百三首》第二百十三首有句云“改头换面孔，不离旧时人”。而开胸腔以换“慧心”，则是一种“洗心”的彻底质变。从外表到内心，从形式到内容，才是一种彻头彻“心”、彻里彻外的统一体的变化。《周易·系辞上》说：“六驳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再以《周易·革》的记载：“上六，君子貌变，小人革面”。其意是说，清洗内心的污秽，改变旧时的容颜。在当时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社会，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十分尖锐。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日趋没落的封建制度，极力提倡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做为官方的统治武器，与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互相配合，充分发挥了禁锢思想的反动作用。当时，清王朝采用一系列拉拢控制知识分子、搜罗文人学士的手法，有些人“变其容色颜貌顺上而已”，有些人“洗心豹变”以迎合政界口味。但是，在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具有民族意识和初步的民主主义倾向的人，作者就是其中之一。而本篇的朱尔旦，虽经陆判为其“洗心”，为其妻“革面”，中了“经

元”，但毕竟不合科举场规，只好“灰心仕进”。死后才被陆判推荐为“太华卿”。这就表现了作者既热心于仕途功名，但又不满其弊端的思想。陆判采取了洗心革面，但仅仅把尔旦限制在一个“不能大显贵，乡科而已”的范围内。朱生虽然“三入礼闱”，然“皆以场规被放”而碰壁。这就对于热衷于仕途功名的儒生给以当头一棒，给以留有余地的批判和讽刺。因此，陆判的洗心革面，不是为了让当时知识分子出卖灵魂以迎上，而恰恰是促使他们官场失意、灰心仕进，以点燃其对科举制度弊病反抗的愤怒火焰。

笑自天来是真情

《婴宁》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脍炙人口之作。

如果《聊斋志异》被称为古典短篇小说之王并非过誉的话，笔者则以为《婴宁》篇当推其首，不凡谓之“王”中之王。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着力于女性美好形象的描绘，但呼之欲出、经世长存的艺术典型却并不多。而柳泉居士笔下的婴宁，仅仅赋予她三千九百二十字的笔墨，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美丽纯净、天真憨直的完美的少女艺术形象。作家在描绘这个形象时，思想大胆而新颖。这篇小说通过王子服与婴宁的爱情故事，表现了青年男女对婚姻自主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尤其是从一个世界踏入另一个世界的婴宁，她憨直任性、无所顾忌，敢于向封建观念挑战。这在黑暗残